

弘道館記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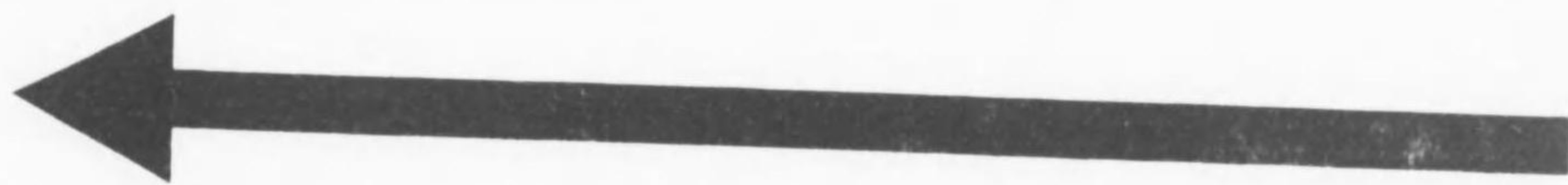
特 259

533

4

0 1 2 3 4 5 6 7 8 9 0^m 1 2 3 4 5

始





東湖藤田彪謹述
菊池謙二郎校訂

弘道館記述義

信濃教育會





三十三歳

弘道館記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

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萬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

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

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

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學

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

東照宮撥亂反正尊

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 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

日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 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

正名以藩屏於 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

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

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

祖宗之志弗墜

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天保九年歲次戊戌春三月齊昭撰文并書及篆額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藤田彪謹述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

臣彪謹案。上古世質人朴。未有書契。所謂道者亦冥然靡聞焉。然則道固不原於上古乎。曰奚其然。當時特無其名耳。乃若其實則未始不原於天神焉。何以言之。夫父子君臣夫婦。人道之最大者。上古父子君臣夫婦之分。嚴乎一定。猶天尊而地卑焉。上令下從。男唱女和。亦猶天施而地生。萬物各遂其性焉。神代雖邈矣。古典所載。彰明較著。不復容疑。所謂其實則原於天神者。不其然乎。蓋道猶大路。人人遵大路而行。率由踐履。莫非斯路。則孰復知路之爲路。其路維一。無有他岐。則亦安命路以名之爲。

自有天地以來。斯道之外。不復有道。君臣上下。熙熙皞皞。遵之行之。絕無異端邪說。聞之。則斯道之無名。不亦宜乎。及百濟貢吉師。始有儒教。而儒之爲教。尤重五典。所謂親義別序信者。皆我所固有。特資彼文物。以推弘之。施諸我父子君臣。用諸我夫婦長幼朋友。則斯道純一者。自若也。至於佛法西來。則不然。其爲教。先奉其三寶者。曰佛。曰法。曰僧。皆蠻夷之物。非神州所固有。於是斯道不得不設名以分於彼。理勢然也。故或稱神道。書紀用明紀。神道字。或稱古道。皇極紀。或稱上古。聖王之迹。孝德紀。皆所以分於異邦之教。後之談古者。不知徵於其實。而徒求於其名。名不可見。則曰。上世未嘗有道。特不知道之純一。乃所以無名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有天地。則有天地之道。有人則有人之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萬物之始。然則生民之道。原於天地。而本於天神也。亦明矣。我公夙潛心於古典。其於道之大原。默識意會。乃一筆斷之曰。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

須臾離者。嗚呼亦至矣。

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

臣彪謹案。天神地祇。見於古史。列於祀典者。亦極多矣。而我公槩以神聖二字。蓋亦有說焉。請嘗論之。天地之初。神聖挺生。其先後次序。猶難得而詳也。舍人親王撰書紀。以國常立尊爲始生之神。天神相踵而生。以至伊弉諾尊。伊弉册尊。稱曰七代。而又揭諸說於其下。互有詳略異同。先是太安麻呂撰古事記。其七代。與書紀正文。大同小異。而有特稱別天神者。以天御中主神爲始生之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等。四神次之。列之於七代之前。於是後之言古者。或據書紀。或從古事記。或混兩說。以天御中主國常立爲同體異名之神。其先後同異之辨。猶且如此。乃至其功德事迹。則諸說紛紜。牽強附會。無所不至焉。夫上世之事。年代悠遠。固不可執一而論。書紀於神代。必皆舉諸說以存異同。則在親王

之時。既難得詳也。親王嚴密慎重。不敢輕決。而後人生於千百載之下。穿鑿臆斷。欲以取信。抑亦惑矣。昔者孔子信而好古。然其所祖述。止於堯舜。言或及包犧。則必曰蓋者。慎之至也。至於後世。老莊之流。或假軒轅。許行之徒。或託神農。以逞其私說。孔子用心之遠。於是可知也。伏惟赫赫神祇。固非夫西土牛首蛇身者之比。而皇統之所自出。神器之所由傳。凡神州之民。不可不詳其淵源。然以今測古。張皇幽眇。則其弊不涉荒唐。不經者殆希。故我義公之脩史。始於樞原朝。揭神代大要於卷首。以明皇統之所本。蓋亦欲矯夫牽強附會之弊也。世間所流傳大日本史。紀傳頗有誤脫。宜以本藩所刻印本爲正。抑紀傳始於樞原朝。然神祇氏族職官兵刑之類。凡原本今公論述道之大於太古者。悉收諸志中。則神代事實。亦自見於其中。可謂盡矣。原欲悉舉神祇以辨異同。則非斯記之所能盡。僅揭其一二。則恐有挂漏之失。於是不委曲詳說。唯舉其立極垂統之迹。昭然明白者。而歸諸上古。神聖之功化。其所以繼述義公之志。斟酌洙泗之流者。於是乎在矣。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彪謹案。天神之盛德大業。載在古典者。大抵神異不測。固難以常理論。然蓋皆天地以來相傳之說。決不容疑。亦不可附會依託以淆真也。中世以降。信古不篤。妄以私智測神代。以爲古典所載。非皆實有其事。因以寓言解之。其所附會。非陰陽五行之術。則荒唐不經。虛無寂滅之說。動稱祕訣。掩其淺陋。遂使神聖經綸之迹。與度辭隱語同類。可勝慨哉。近世古學者流。能辨其失。彼此考證。參互錯綜。以釋千載之惑。其有功於典籍也亦大矣。然至於其弊。則論說鴻荒。猶身處其世。目視其事。引喻推類。喋喋辨析。欲以屈向之疑古典者。噫。是亦以私智測神代也。無乃矯枉過直乎。始唱古學者。猶頗有闕疑之意。然既粗開夸誕之端。至其徒。則出入老莊。知齋質而不知文。甚則陰挾西洋之學。以論述神代。其無忌憚已甚。可不慎哉。齋部廣成曰。上古之事。說似盤古。疑水之意。取信實難。然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不可謂虛。源親房曰。伊非諾尊。伊非册尊。生大八洲及山海

草木而其物皆有神名。豈神先降而生其物歟。抑物先成而神依之歟。神代之事。固不易測也。有味乎。其言之。昔者子思作中庸。至於論其極致。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公假斯語。以讚神聖經綸之迹。其信古固邁廣成。而其卓識亦不在親房之下也。讀者徒視以為形容功化之辭。則不可也。抑亦穿鑿臆度。謂天地何如而剖判。萬物何如而生育。則又恐非公之意也。

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萬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

臣彪謹案。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乃敢竊就古典。論其一端。曰。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蓋起於天祖矣。書紀古事記。皆載天祖新嘗及製神衣之事。但古史太簡。不能知其奉何神。後人因為附會之說。一切不足據信也。何以徵之。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手持寶鏡。授之。因祝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殿共床。以為齋鏡。昭昭明訓。實

聖子神孫所遵奉而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豈復有踰於是者邪。夫有父母。然後有子孫。則子孫之於父祖。生也事之。死也祭之。固自然之道。而子孫孫。歷世相承。雖至於千萬年乎。其所以本於始祖者自若。則其追遠報本之義。亦雖至於千萬年乎。不可以忽也。海外諸邦。文物尤備者。莫西土若焉。西土之教。亦一以孝為本。自厥國王以達於庶人。但若國王。則又有所謂敬天事上帝者。神州祭祀之道。遠起於神代。而云天云上帝者。上古蔑聞。蓋亦有以也。中世以降。專做異邦之制。遂有祀上帝之禮。似失古意。其他下文所謂捨此從彼者。不違枚舉。可為深慨。恭惟。天祖上同體於天日。下留靈於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天祖精靈之所在。歷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義。兼存焉。固非彼異邦之主。求皇天上帝於蒼蒼漠漠之中者之比也。嗚呼。聖子神孫。克紹其明德。公卿士庶。皆體其鴻恩。維孝維敬。以推廣威靈。則豈營大八洲之民。浴無疆之化而已。絕海遠洋之外。夷蠻戎狄之鄉。亦將無不慕

我德輝。仰我餘光者。豈不盛哉。

寶祚以之無窮。

臣彪謹案。天祖之垂統。天孫之建基。事皆屬神代。其在位及年壽之數。今不可得詳。然其歲月蓋悠久矣。神武天皇壽一百三十七歲。而皇祖火

愈長。然其詳今不可考。正史紀年。始於神武天皇辛酉元年。自辛酉至今。又二千

五百有餘歲。通神代筭之。不知凡幾千萬年也。歷世之久。雖時有汗隆。而

天皇之尊。萬世自若。猶太陽之懸於天。草野卑賤之臣。又何敢論焉。然幸

生於神明之域。世浴於煦育之恩。則亦豈可不知其所本原乎。初天

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神器次序。書紀

古語拾遺曰。即以八咫鏡及草薙劍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矛玉自從。又自註於天璽下曰。所謂神璽之劍。鏡是也。神祇令曰。凡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

就神詞。忌部上神璽之鏡。據此則似以鏡劍為神璽。而玉不與者。於是說者或

先後輕重。非所可輒議。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

地。宜汝皇孫就而治。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當時高皇

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按書紀。皇孫之降臨。似其策皆出於高皇產靈尊。而

其尊嚴固非羣臣之比。則當時大議。宜必參焉。然云一皆出於其意。則不能無疑。

且書紀一說及古事記。則皇孫之降臨。皆出於天祖意。而高皇產靈尊。每參

今從之。故思兼神竭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太玉命。掌祭祀之

事。武御雷神當征討之任。案書紀。有經津主命。先武御雷神。受征討之詔。近世

神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

天業。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美古登。須明良之為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為

言。尊稱也。蓋猶統御。萬內之至尊云爾。又稱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阿麻

都斐者。天日也。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日神之胤。然後可繼皇緒也。及

世有文字。訓天日。訓美古登。又訓踐祚。及騰極。以斐都岐。皆取其義。耳。但若以阿麻都斐。都岐。為天日嗣。訓義共通。上世設名義。其不苟如此。嗚呼。孰

謂書契以前。爾來天日之嗣。世奉神器。以君臨萬姓。羣神之胤。亦皆世

垂統創業。巍巍乎其大矣。乃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豈偶然乎哉。
國體以之尊嚴。

臣彪謹案。赫赫大八洲。基於礮馭虛鳥。礮馭虛之鳥。實成於天瓊矛。國威之所由來遠矣。嘉穀豐饒。於是有千五百秋瑞穗之稱。武備充足。於是有細戈千足之名。細戈千足。舊說皆為戈矛充足之義。近世古學者流。或謂千案後紀。人名有五百足者。由之考之。千足五百足皆古言。而謂物之充足也。如以千為富之約語。則不知五百足者。何等之約語。且稱大已貴命。曰八千矛神者。非其義。取於其威武。則亦取於兵備充足。可與至若曰浦安國。曰玉垣內國。曰礮輪上秀真國。未始不由土壤靈秀。風氣淳美之故也。案。瑞穗國者。中國之總世。遂通用之於總稱。猶謂日本為夜麻。日本之大號。起於中世。而其所由來。登。皇都之稱。與國號相通。理固然也。蓋亦尙矣。何以知之。維昔天孫降臨下土也。相朝暉夕暉之所照曜。以為此地甚佳。乃始營皇居。景行帝幸于湯縣也。以為是國直向日所出。因命之曰日向。成務帝定國郡也。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神皇愛純

陽光明之域。既已如此。且夫以天日。經緯國郡。而我處其根本。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光。則日本之大號。實胚胎於此矣。案。本也者。對末之稱。當時表及撫三韓。通西土。或稱東天皇。或稱日出處天子。遂建日夫日出之鄉。陽氣本之號。以辨內外本末之分。亦唯舉往時胚胎者而發之耳。所發地靈人傑。食饒兵足。上之人。以好生愛民為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為心。至於其勇武。則皆根諸天性。是國體之所以尊嚴也。抑所謂勇武者。非惟勁悍猛烈。以逞其威。蓋亦必發於忠愛之誠。請論其略。素戔嗚尊。斬蛇獲劍。以為是神劍也。不敢私之。大已貴命。獻其平國之矛曰。天孫若以此治國。必當平安。方是時。素戔嗚尊。獲罪於天祖。大已貴命。將避國於天孫。而不啻不怨朝廷。乃獻其寶器。以輸奉上之誠。其忠愛之厚何如也。若夫五瀨命。臨薨。慷慨撫劍。以逆虜未滅為憾。日本武尊。疾篤。寓懷於雄刀。發情於歌詞。其感憤悲壯。從容嫺雅。又復何如也。及至後世。士猶重廉恥。卑怯懦。以汙名辱先為戒。忠義孝烈。不乏其人。丹心血誠。誓天日。貫

金石。而其跡不迫。流風如馨。餘情可掬者。皆上世遺俗所使然。要之自有
一種藹然氣象。非海外異邦所企及者。蓋國體之尊嚴。必有資於天地正
大之氣。天地正大之氣。亦必有參於仁厚義勇之風。然則風俗之淳漓。國
體汗隆繫焉。在上君子。豈可弗留心哉。

蒼生以之安寧。

臣彪謹案。民之爲道也。憂莫切於飢寒。天祖始開種穀養蠶之道。民於是
乎衣食焉。患莫甚於疾病災害。大已貴命。少名彥命。始定療病厭災之方。
民於是乎全活焉。居莫安於宮室。哀莫慘於死喪。素戔鳴尊五十猛命殖
山林。足材木。民於是養其生。而慎其終焉。有太占。以卜其吉凶。有盟神探
湯。以決其嫌疑。有禊祓。以除其不祥。有歌詠。以達其情思。若其統氏族。則
有伴造。其任治教。則有國造。縣主。稍置之屬。藏兵器於神祠。所以備不虞
戒。非常。垂仁帝二十七年。納弓矢刀於諸社。三十九年。作劔一千口。藏于石上
神宮。史不詳其故。桓武帝延曆中。遷都於山城葛野。既而朝議以爲。

石上去都差遠。可慎非常。乃遷石上。社器仗於葛野。由之觀之。崇神帝之藏兵
器於神祠。其備不虞也明矣。因竊案。兵器散在民間。適足以生禍。是故無事則藏
諸神庫。及有事。奉其兵仗。以臨敵。則神靈所寓。可以大張我軍威。其所以謀慮。可
謂深遠。日本武尊之征東夷。拜伊勢神宮。奉其神劔而出。蓋亦此意。然史無明
文。敢書鄙見。以備考。置屯倉於各所。所以足糧食。賑凶荒。其他禮神祇。禳疾疫。開池
溝。築堤防之類。無一不出於恤民厚生之誠者。此神皇發政施仁之大
略也。是以天下乂安。四海無虞。年穀豐饒。家給人足。所謂蒼生以之安寧
者。豈不信然乎。上古指人民曰。於保美多訶良。於保者大也。美者御也。多
訶良者寶也。其所以重生靈。可謂至矣。夫農者天下之本。本固則邦寧。國
家之寶孰大焉。然則天下人牧。欲安其民者。苟無失其所以爲大寶之意。
則蓋庶乎不違神皇之道矣。案周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楚書云。唯善以爲
寶。未有以民爲寶者。但孟軻所謂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者。適暗合。而土地所以養人。政事所以
治民。未如神皇專指人民爲大寶之得其根本也。

蠻夷戎狄。以之率服。

臣彪謹案。素戔鳴尊之獲罪於天祖也。與其子五十猛命。降臨海外。紀

云。到於新羅國。又云。少名彥命亦適於常世國。案。古稱常世。其義不一。而其地。韓地。蓋追稱之辭。則鴻荒之時。明神威靈。蓋既被於異邦。然載籍簡約。其詳不可得言。近時者流。爲之說曰。外國諸蕃。蓋皆少名彥神之所經營。又有廣其說者曰。西土草昧。之世。有大乙。少昊。大乙。即大已貴神。而少昊。即少名彥神。其意蓋欲尊大。皇朝。而不自知其言涉怪誕也。好古之士。可不戒哉。崇神帝崇重神祇。經綸天業。於是任那國。遣蘇那喝叱知朝貢。外夷向化。見於史者。蓋是爲始。垂仁景行二帝。相踵撻伐。不服。奮其威武。仲哀帝親征熊襲。中道而崩。神功皇后。因神祇之教。奉 帝之遺意。案。書紀。仲哀帝西征。條。有神憑皇后曰。征新羅。則熊襲自服。不啻不欲遠征。併不信海。外有國也。然先是。外夷朝貢。及投化者。不一而足。帝豈有不知海外有國之理耶。況以眼界。論有無者。眞兒童之見。以帝之明。豈合有斯語。且丁卯歲。百濟遣使與新羅使朝貢。皇太后太子曰。帝之遺志也。明矣。蓋書朝。痛哉。不及見也。群臣皆爲掩涕。據此。則征韓之役。出。帝之遺志也。明矣。蓋書據前說。不知徵諸後說。可乎哉。此實大義所關係。故敢辨焉。決意遠征。神兵所向。虜酋懾伏。三韓稱藩。而朝貢。當是際。國威赫赫。日隆一日。若新羅國王之子。若秦主嬴政之裔。萬里航海。望風歸化。東夷西戎。奔走執役。金銀綾

羅。朝貢不絕。視諸蕃。猶外府。豈不盛哉。記文。自上古。神聖。立極垂統。至蠻夷。戎狄。以之率服。皆言未有儒教之時。故臣亦專就 應神帝以上。蓋蒼生安寧。是以寶祚無窮。寶祚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蠻夷戎狄率服。四者循環如一。各相須濟美。而其所以然者。未始不在斯道之所致也。其爲道。公明正大。固不易一二數。然嘗竊瞻仰 神皇經綸之迹。以後世之名述之。則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愛民。曰尙武。古史雖簡。而其大體彰明較著。不可誣也。夫赫赫之威。莫盛於天日。煦育之恩。亦莫大於太陽。恩者仁之施也。威者義之發也。天皇既承天日之嗣。撫育蒼生。又據太陽之所出。君臨萬方。恩威兼施。仁厚勇武。竝行而不相悖者。蓋 神皇立極之大體。而 神州之所以冠絕宇內者。其亦在斯歟。而 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臣彪謹案。神代尙矣。神武帝以還。十有四世。九百有餘年。其間未有書

契。其有之則實始於應神帝云。當帝之時。三韓稱藩朝貢。阿直岐之來自百濟也。菟道皇子師之習經典。帝特遣使徵賢人於百濟。於是王仁及辰孫王。隨使入朝。帝嘉之。以爲皇子之師。辰孫王據續紀。先是百濟貢縫衣女。王仁等之來。又貢冶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番等。方是時。天下乂安。四海肅靜。無有一物不得其所者。自常情觀之。則尙何外求之爲。獨聖主之心則不然也。衣食既饒。兵甲既足。而更召織縫釀冶之工於海外。厚生利用之政。於是乎益廣矣。風俗既美。綱紀既張。而更求文獻於異域。正德之教。於是乎大備矣。苟非公明正大。視宇內爲一家者。則其孰能與於此。厥後列聖相承。崇尚儒教。以培養斯道者。蓋皆本於帝之美意也。昔者孟軻述虞舜之德曰。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嗚呼。神州之與西土。絕海殊域。帝之於虞舜。隔世異代。而其取於人爲善之美。若合符節。抑亦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其斯

之謂歟。帝之廟祀。往往遍於海內。而世徒稱贊其武德。不知其大有功於文教。是以弓馬之士。皆致崇敬。縉紳之家。或闕欽仰。豈可乎哉。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

臣彪謹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唐之治教也。明四目。達四聰。敷五教。明五刑。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無爲而正南面者。虞之治教也。知人安民。哲而惠。卑宮室。薄飲食。竭力於溝洫。致孝於鬼神者。夏之所以受禪。明德恤祀。立賢無方。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者。殷之所以興。視民如傷。不泄邇。不忘遠。設官制禮。法天地。象四時。郁郁乎文者。周之所以盛。合而言之。三代之治教也。自唐至周。易姓既五。厥後興廢不一。國號隨變。故槩之云西土。蓋循大化詔文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而人之爲生。待食而飽。待衣而暖。待宮室而安處。殆若不如鳥獸魚蟲。遂其生於飛游奔走之間者。然而飛者矰之。游者

綸之。走者罔之。收其羽毛齒角鱗介而用之者。人之所以靈也。神州之尊。冠絕萬國。固也。然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實既完而名或有闕。西土之爲邦。智巧夙開。制度典章。煥乎可觀。則資彼有餘。以補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聖知之用心也。及至後世。聞見日廣。人漸忘本。不啻溺於西土之文。乃或信南蠻北狄之教。以華變於夷。噫。是奚異於以人而羨羽毛鱗介也。於是慕古之士。慨然以爲。胡教之入。神州。儒者啓之。乃斥周孔。欲併廢孝弟仁義之名。噫。是亦猶廢衣服宮室。曰奚不從裸裎野處之簡易也。抑亦惑矣。然則唐虞三代之道。可悉用於。神州乎。曰否。治教之可資者。既粗陳於前。而有決不可用者二焉。曰禪讓也。曰放伐也。虞夏禪讓。殷周放伐。而秦漢以降。欺孤兒寡婦。以篡其位者。必藉口於舜禹。滅宗國而殺其舊主。以奪天下者。必託名於湯武。歷代之史。既過二十。不啻上下易位。或併內外之分而失之。所謂拓跋耶律。完顏奇渥溫。愛親覺羅者。何等種

族。何等功德。而九州臣民。若崩其角。又從而贊揚其美。動比諸唐虞。不亦可憫笑乎。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孫。皇統綿綿。傳諸無窮。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踰。則萬世之下。雖有德匹舜禹。智侔湯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萬一有唱其禪讓之說者。凡大八洲臣民。鳴鼓攻之可也。況藉口託名之徒。豈可使遺種於。神州乎。又況腥膻犬羊之類。豈可使垂涎於邊海乎。故曰。資以贊皇猷。若資彼之所長。併及其所短。遂失我所以冠絕萬國者。安在乎其爲贊猷也。

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

臣彪謹案。斯道者。卽天地之大經。而。神皇所遵行也。聖子神孫。既法其大經。君臨億兆。而更資西土之治教。以扶綱常。以敘彝倫。譬諸草木。既有萌蘖。暢茂之性。而培養有方。則根柢益固。枝幹益長。譬諸劍鏡。固有剛銳。澄明之質。而磨礪不懈。則鋒鋦愈利。光輝愈新。然此特言其理耳。臣請

嘗論其實。王仁之來也。始獻論語。亡幾高麗朝貢。表文無禮。菟道皇子怒詰其使。壞其表文。應神帝愛菟道皇子。立爲太子。時仁德帝賢而長。及應神帝崩。太子避位。相讓者三年。遂殞躬以成其志。其跡蓋過中行。然其美不可沒也。仁德帝躬儉素。恤民隱。海內庶富。稱爲聖帝。太子之聰明謙讓。帝之慈仁恭儉。雖皆出乎天性。而非藉學問之力。則其效焉能至此。魯論之教。於是乎可觀矣。厥後自五經博士。以至鑿卜曆日之學。往來如織。邦家之治。日趨文明。而大臣蘇我入鹿。世竊權柄。罪惡貫盈。天智帝龍濟。與中臣鎌子。學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明良遭遇。水魚不啻。同心勦力。果決雄斷。殄凶賊於瞬息。措宗社於磐石。以帝之英武。鎌子之偉略。遽升天位。直列大臣。其孰曰不然。而帝能久守儲位。輔佐大政。鎌子亦爲內臣。屈於左右大臣之下。大化中興。宇內一新。當是時。東宮與內臣。其薰陶啓沃。獎順匡救。何如也。此其神聖英武。忠義謀略。雖亦皆

根乎天資。而非資切磋磨礪之功。則其效又焉能至此。周孔之道。於是乎大可觀矣。抑其資於周孔者。固在培養斯道。而不在捨此從彼也。何以知之。大化元年之詔曰。當遵上古聖王之迹。而治天下。右大臣之奏曰。先祭神祇而後議政事。夫皇朝治教之隆。莫過於大化。而遵古道。先祭祀者。實爲大化中興之第一義。乃若大寶之令。延喜之式。揭神祇於卷首。隸浮屠於玄蕃。其所以重國體。明名分者。豈不詳且備乎。所謂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者。信有以也夫。

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

臣彪謹案。異端邪說。誣民惑世者。其流非一。而西戎浮屠之教。爲尤甚。西洋夷之教。其害又浮於佛。而祖北宗明斷。一切驅除。故不復論。夫物先腐。然後蟲生焉。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西土三代之治衰。而老莊楊墨之說起。壞亂之極。嬴政稱帝。焚書坑儒。儒教之厄。亦已甚矣。劉邦起布衣。一定九州。其治雖不甚純。而寬厚愛人。

子孫相承。亦頗崇儒術。當是時。休屠之金人。猶未獲。逞其伎倆也。漢書云。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今佛像是其遺法也。王莽篡立。漢祚幾絕。劉秀崛起。恢復舊業。功亦偉矣。然深崇信讖緯。當時學者。皆務迎合其意。不然則往往見擯斥。儒亦可謂窮也。至於其子莊。遂始迎佛於天竺。或謂西漢元諱中。既有佛然後漢書云。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據此則先是未有佛也。故韓愈。朱熹等皆以爲佛始於後漢明帝時。明帝卽夫華夷內外者。天下之大閑。詩書所載。周孔所言。丁寧反覆。不一而足。今莊身承漢家正統。乃反迎胡鬼於異域。而群臣唯唯諾諾。不聞一言半辭。匡救其非。蓋其曰儒曰學者。徒章句訓詁是守。不能闡明周孔之本意。而讖緯符命之說。亦有以蠱心術蔽識見故也。然漢魏間。佛教猶未遍於世。東晉之末。清談熾行。五胡內侵。佛法亦頗蔓延。晉書云。姚興立浮圖於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宋齊梁陳元魏之閒。奉佛供僧。唯恐後時。隋氏一并南北。而民間佛書。多於五經數十百倍。其盛可推知也。當時九州糜亂。政教

廢缺。其稱儒者。皆以虛無爲宗。以彫琢爲文。舉其宗。合諸寂滅之教。聘其文。潤飾夸誕之說。故朱熹謂晉宋閒。釋氏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蘇軾謂佛經之譯。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然則佛法之所以大行於世者。文人學士與有力焉。其罪可勝誅哉。神州之有佛。漸於欽明。敏達之朝。瀰漫於用明。推古之閒。蓋神皇之道。正大簡易。仲哀以上。率由不愆。應神以降。始資儒教。而當時群臣。未能推弘。報旨。以培養斯道。又不幸國家多故。雄略武烈之閒。皇統幾危。民不聊生。列聖敬神愛民之道。至是大荒矣。亡幾蘇我稻目任大臣。實始啓浮圖之端。然而神皇德澤入人之深。若物部尾輿。若中臣鎌子。侃侃正議。不遺餘力。當時天皇亦能英斷。屢投佛於水火。固非夫東漢君臣無識之比也。獨奈蘇我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且挾祖先之勳。蘇我氏爲武內宿禰之後。據外戚之親。握大臣之權。而又有上宮一意奉佛。爲之內應。則奸謀之稔熟。邪教

之瀰漫不足怪也。終之用明歸佛。至尊歸佛。帝爲始。崇峻暴崩。人臣弑逆。蘇我馬子一人而推古創立寺觀。大弘其法。雖以中宗之英明。大織冠之智略。不能洞察其禍。以絕其根本。至於聖武。自稱三寶奴。孝謙僭妖僧以法王。而橫流極矣。所謂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者。神州西土。彼此一轍。惑世誣民。永爲道之大蠹。不亦可深慨乎。抑浮屠之害。古人論之詳矣。其怪妄虛誕。固不足道。而其熾若彼者。其故何也。曰愚冥之民。信而奉之。智巧之士。利而使之。純明剛毅之人。惡而排之。姦詐狡黠之賊。資而用之。排之者未必得其道。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佛法之熾。職是之由。何謂信而奉之。富貴者。恐死後之貧賤。患難者。俸身後之安樂。其爲善者。欲到彼岸。爲惡者。祈免呵責。是不亦信而奉之乎。何謂利而使之。衆皆信佛。我獨違之。不智也。且其說雖妄。足以勸懲愚俗。苟有補於我治。何嫌於夷狄之法。是不亦利而使之乎。異端之害民。猶疾病之於人。善治疾病者。先養其元氣。善排

異端者。先脩其大道。若徒攻擊驅除。取快於一時。則禍變所激。將有不可勝救者。是不亦排之者。未必得其道乎。愚俗之信佛。皆徇其欲也。今我奉佛以率之。則衆之尊我。猶尊佛。夫然後彼寧背其君父。不背佛與我。我之大欲。於是可逞也。是不亦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乎。嗚呼。天下之廣。愚冥之民。十居七八。智巧之士。又居其一二。則其奉佛者。滔滔日滋。至於純明剛毅之人。僅存十一於千百。而又或不免禍敗。則其所以明大道。養元氣。躋斯民於仁壽之域者。寥寥甚少。萬一姦詐狡黠之賊。資胡教以結民心。鼓滔滔日滋之衆。殲寥寥甚少之人。以逞其大欲。則茫茫宇宙。幾何其不相率而爲西戎也。當路之人。豈可不深謀遠慮。思所以應不虞之變於異日乎哉。

俗儒曲學。舍此從彼。

臣彪謹案。神聖之建基。仁厚威武。固旣冠絕宇內。若其文物之盛。頗倣

傲李唐。於是遣唐留學。史不絕筆。博物詞藻。世不乏其人。然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俗儒曲學。阿其所好。舍此從彼。而先聖取人爲善之美意荒矣。世之談古者。於博物必稱吉備眞備。於詞藻必稱阿部仲麻呂。以臣觀之。俗儒曲學。舍此從彼者。未必不二人者爲之倡焉。則其才學雖多。亦奚以爲。夫儒教所以培斯道。苟讀其書者。誠宜體周孔之本意。資明倫正名之大義。以光隆神皇之道。二人者則不然。當僧玄昉瀆宮闈。眞備職任中宮。隱默不言。當釋道鏡稱法王。眞備身列台輔。又號帝師。不啻袖手觀望。乃率百寮。拜賀於其前。若仲麻呂。則棄君親。廢彝倫。北面稱臣於李唐。嗚呼。妖僧覬覦神器。天地之大變。眞備處之而不怪也。失節於異域。臣子之至辱。仲麻呂爲之而不恥也。其失德玷行。在不學無術者。猶不容於名教。況於二人之碩學宏才耶。抑以不學無術爲之。則罪止其身。以二人之學與才爲之。則人將相謂曰。大臣猶尊敬禪師。臯卿尙臣事西土。吾輩何人。

豈合忤法王之意。豈合不慕大唐之化。此其所以播惡於衆。貽害於後世者。二人者不得辭其責也。及至後世。虛文浮華。日盛一日。神聖之流風遺俗。蕩焉殆盡。世之言道者。不佞佛則阿儒。佛者曰。梵經爲內典。儒書爲外典。某佛者某神之本地。某神者某佛之垂跡也。而學者不啻不辨其妄。乃或奉其說。顛倒本末。混淆內外。使神聖之舊典。淪於浮圖之狂瀾者。其學雖究九經通百家。皆眞備之流亞也。儒者曰。漢土爲中國。其外爲四夷。禮樂刑政。皆中國所設。三綱五常。非四夷所有。而學者耳目習熟。不悟其非。甚則以夷自處。使儒教與斯道背馳者。其文雖凌韓柳。駕李杜。皆仲麻呂之流亞也。雖然。二人亦生於神明之域。讀聖賢之書。縱其身不能全名節。豈有意於爲後世倡哉。蓋察其用心。一則恐失之。一則貪榮利。而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不亦可惜乎。孔子曰。苟患失之。則莫所不至。孟軻曰。苟爲先利而後義。不奪不厭。世之舍此從彼者。其亦可以鑒矣。

皇化陵夷。

臣彪謹案。大一統之業。成於 樞原。弘於 磯城島。隆於 輕島。若夫典章制度。大備於 豐崎。而 葛城實贊焉。上世淳樸。君臣稱名。而亦奉尊號。曰 神日本磐余彥。曰 御肇國。曰 胎中。曰 天萬豐日。曰 天命。開別。或頌其德。或述其靈。蓋皆當時贊美之稱。中世文物漸盛。乃追奉諡號。曰 神武。曰 崇神。曰 應神。曰 孝德。曰 天智。皆切中其實。其他纏向之爲 垂仁。高津之爲 仁德。亦不敢苟一字。今恭本當時尊號。又因其諡號。以想像 列聖之德業。則稽古之義。思過半矣。由是言之。尙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 列聖經綸之大端。遵之則 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陵夷。汗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祭神也。 天皇親焉。皇女侍焉。明神之裔主焉。其征不服也。亦親臨之。或遣皇子。或命重臣。其治民也。薄稅歛。寬徭役。損上而益下。其理庶務也。明名分。慎國體。布公道。勵實效。

此 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上下佞佛。而敬神之道岐焉。王公大夫。口不言兵。而尙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斂掊克。而愛民之仁衰矣。淫風相競。宮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脩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陵夷。職是之由。可悲也夫。雖然。舊章故實。未全頽敗。流風遺俗。未盡淪喪。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其緒。則法度紀綱。翕然復舉。若 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乾綱。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 神皇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者也。豈惟中興之君爲然哉。藤原也。平也。源也。鎌倉也。室町也。人臣之把持大權。其故非一。而原其祖先之所以盛且興。未嘗不假仁厚勇武。儉素忠誠之道也。觀其子孫之所以衰廢。亦未嘗有不與此相反者也。蓋曰大臣。曰攝政。曰關白。曰將軍。名位雖殊。其實皆所以代天工。弘皇化。故奉 神聖之謨訓。則榮。從一己之私心。則辱。可不戒乎。

禍亂相踵。

臣彪謹案。教莫大於彝倫。治莫先於名分。二者不明。則變故百出。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保平以降之事。可以鑒焉。請論其略。烏羽帝之於崇德帝。藤原忠實之於忠通。皆父子也。而不相協。崇德帝之於後白河帝。忠通之於賴長。皆兄弟也。而視若仇讎。若平清盛殺叔父及從弟四人。源義朝弑其父。又害其弟九人。殘忍已甚。而不特朝廷不罪。乃命其使相戕。源爲朝之關弓於其兄。崇德帝使之。源義經之請討其兄。後白河帝允之。源賴朝之請討伯父及弟。帝又許之。足利直義。足利直冬之歸順也。朝廷納之。使討其父兄。其後足利氏父子兄弟。世相篡奪。而朝廷之授官命職。唯其強而勝者是視。不復問其是非。孝弟之道。幾乎熄矣。平清盛之跋扈。遂免刑戮。源賴朝之巧詐。又倍於清盛。然竊大權。以天年終。至於北條義時。以陪臣之賤。既傾其主家。又敢差兵犯闕。遂遷三

聖於孤島。悖逆無道。神人所憤。而不啻免夷戮。能保九世之業。足利尊氏又作禍亂。敢抗至尊。屢戕皇子。而亦終其天年。傳業十餘世。此皆變故之大者。若其家族陪臣。朝向夕背。互相夷滅者。紛紛擾擾。不遑枚舉。君臣之義。亦幾乎廢矣。稗官野史。或書曰。天皇謀反。或稱曰。流親王於京師。其謬妄亡論已。然亦可以見皇室衰替。武人驕橫之狀也。其稱異邦曰大。唐曰大宋。大明。甚則指新羅之曾爲帝。其無識固不足論。然亦可以知當時顛倒本末之甚也。其閒名分錯亂非一。而足利義滿之罪。爲尤大。其請太政大臣。要君也。稱臣於朱明。辱國也。出遊或擬行幸。僭上也。尊卑內外之分。亦幾乎不辨矣。嗚呼。君臣父子。彝倫之尤大者。尊卑內外。名分之至重者。而其類敗紛淆。既已如此。所謂禍亂相踵者。固不足怪。海內塗炭。民無所措手足。至應永以後而極云。

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臣彪謹案。不明者溷晦之謂。夫彝倫名分。既已頽廢錯亂。則謂大道滅絕可也。豈特溷晦不明而已哉。曰不然。道之在世。猶太陽之懸於天。保平已降。彝倫雖敗。名分雖亂。而太陽未墜於地。則斯道存於人者。亦猶自若也。故當其喪亂荐臻。禍變百出。天又必生英偉絕特之人於其間。以扶植天常民彝。使斯道有所寓。而不至於滅絕蕩盡矣。是以藤原信賴之作亂也。獨有藤原光賴之剛毅不屈。平清盛之肆毒也。內有其子重盛之諫諍。外有藤原長方之讜議。佐藤憲清遁跡於佛。非中行。而義不肯阿。羈府源義經失權於兄。非無憾。而忠克效節於皇家。北條闔門之罪。固不容天誅。雖然。徵秦時。時宗之撫民攘夷。則啓啓赤子。何由息肩。而赫赫神州。或不免於忽必烈之蹂躪矣。後醍醐帝以英武之資。攘除姦兇。恢復鴻業。海內之民。再見天日。蓋自天智帝殪逆賊。以來數百年間。未有此痛快也。天未悔禍。帝亦不能善終。然其所以慷慨按劍。遺詔勉恢復者。長使志

士仁人。毛髮悚然。感動不已。後村上帝。崎嶇閉關。僅守神器於南山之岑。今恭觀御製歌詞。其使後嗣想函關踏雪之艱。以存無逸之戒者。亦信足以激發懦夫之心。二帝之鼓舞士氣。其切如此。以故當時忠義輩出。儲貳則有皇太子恆良。皇子則有尊良。護良。宗良。懷良。諸王。公卿則有藤原藤房。藤原師賢。源親房。父子之倫。闔族徇難。則有楠氏。一門勤王。則有新田氏。若兒島。名和。菊池。結城。村上。父子之徒。雖器有大小。而要之。英風義氣。凜凜磅礴乎宇宙。所謂天生英偉絕特之人。以扶植天常民彝者。不其然乎。且夫太陽失光。則宇宙長夜。大道滅絕。則人皆禽獸。天地間豈容有斯理。然則太陽之不見。雲霧障焉。而赫赫炎炎者。自若也。大道之不行。亂賊晦焉。而光明正大者。未嘗滅絕也。故曰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我東照宮撥亂反正。

臣彪謹案。建武中興不終。而天下之權。竟歸足利氏。當時以身徇芳野者。皆忠義之士也。視然面目。仰足利之鼻息者。皆貪婪無恥之徒也。既殲忠義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恥之徒。以成其私。甚矣哉。足利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既以不仁得之。親戚傲之。陪臣傲之。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忠孝仁義爲何物。終之。將軍管領有名無實。群雄竝爭。跨州連郡。西滅東起。互相吞噬。生民之禍亦慘矣。昔者源平二氏。其派別出自天潢。然降爲人臣。久混武士。則公卿視如奴隸。至於足利之衰。則織田起自陪臣之臣。而豐臣又起自織田之臣。三台之座。則闕之官。

一蹴超遷。如拾地芥。天下之變亦甚矣。然織田之權數智謀。固非當時群
雄之比。豐臣之雄才大略。又壓服海之內外。乃其所以鞭撻一世。盪滌八
洲則可也。至於所以培養扶桑之根柢。措天下於富嶽之安。則未可也。我
東照宮則不然。蓋彼以詐術。我以至誠。彼以威彊。我以義勇。彼以土地財
利。籠絡人心。我以禮義廉恥。磨礪士氣。彼之奏功甚速。而其敗也。土崩瓦
解。我之根基若迂。而其成也。牢固不拔。凡其言行。必本於忠孝仁義。其政
教施設。暗合於聖賢之道。足以養 神州之元氣者。往往有焉。此其所以
霸業之隆。卓越前人。所謂撥亂反正者。不其然乎。古人有言曰。人衆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足利既以貪婪無恥。風靡一世。貪婪無恥之俗極。而室町
之業忽諸。既殲忠義之士。而忠義之種不可泯滅。維天陰隲新田之族。流
離間關。幾絕而僅存。累世積德。至於東照宮。大發其光。而池田。井伊。奧。平。
大久保。鳥居。天野。栗生諸氏。蓋亦皆以忠義之遺孽。傳芳野之餘馨。際會

風雲。戡定禍亂。以致今日之盛。則天之終勝不仁也。亦明矣。嗚呼。亦可畏
也夫。

尊 王攘夷。

臣彪謹案。堂堂 神州。天日之嗣。世奉神器。君臨萬方。上下內外之分。猶
天地之不可易焉。然則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臣
嘗讀史。至於大永年間。天皇卽位。本願寺僧。獻資以成禮。喟然大息曰。
足利氏雖衰。而猶任將軍。居輦轂之下。不能獻片金匹帛。以助大禮。乃委
諸方外之徒。上辱 皇家之大體。下長異端之邪焰。宜哉。室町霸業之不
振也。又至於永祿。天正間。織田氏屢入朝。營皇居。脩神廟。戮驕僧。豐臣氏
又頗續其緒。蹴然曰。當時人牧。唯知率土地而食人。獨二氏卓然能有斯
舉。其駕馭群雄。籠絡一世。非僥倖也。夫二氏之爲政。固非有忠愛惻怛入
民之深。而其舉動。或有一二合於大義者。猶足以風動人心。況以仁厚勇

武之姿。從事尊攘者。其豐功偉烈。豈可勝讚乎。我東照公既捷於關原也。上奏奉供御之地。又增廷臣食邑。其為大將軍也。咫尺天顏。服膺淑旨。蹇蹇竭力。唯恐不堪其任。後水尾帝即位也。初豐臣秀吉。奏立皇庶子。良仁。為皇太子。非天皇之意也。及秀吉薨。天皇謀立皇適子於東照宮。對曰。唯在叡後。水尾帝。東照宮命諸侯。營斷耳。臣何敢議焉。於是立皇適子。為皇太子。是為後水尾帝。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地。既而又大脩皇居。增廣規制。又嘗招聚伶官。以復雅樂。朝廷嘉其功。嘗擬以相國。而不敢當也。賜以桐菊御章。而不敢受也。其恭敬抑損。翼戴皇室者。蓋如此。戰國搶擾之間。外夷覬覦。乘我政教廢弛。乃敢布其妖教。豐臣氏嘗禁之。至於東照宮。更大設憲令。搜索天下。悉毀其寺。戮其徒。後嗣繼述不懈。於是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為憲法第一義。其果決明斷。攘除夷狄者。蓋又如此。今恭觀其遺訓。於仁政武備之要。尤深垂戒。其所以慮內憂防外患者。不一而足。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柯廣之曰。無父無君。周公所膺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左

氏傳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今皇朝雖衰。其尊嚴固非東周之比。然履霜之漸。聖人戒之。則春秋之義。不可不講。外夷妖教之毒。不啻戎狄荆舒。則膺懲之典。尤不可不明。而無識之徒。或指幕府曰。朝廷甚則以王稱之。近時又有蘭學者流。世之脩西洋學。非天文醫術之徒。則譯者舌人之流。大抵皆無識。不達國體。舍此從彼。囊天慢神。其為害不可勝言。臣欲別有所論。故不具論。或唱說曰。西洋教法。其流非一。今彼之所奉。與國家所禁不同。嗚呼。是不惟皇家之罪人。亦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公之罪人也。

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

臣彪謹案。東照公霸業之隆。固卓絕前人。而二百數十年太平之盛。亦中世以降之所未有也。世之贊美德業者。語其武則始於大高繼繼。終於浪華二役。語其文則曰。崇儒術。聘學士。講經籍於兵戈之間。臣竊謂。是皆公之偉烈美談。臣子所宜稱述。然所謂允武允文者。豈止此而已哉。夫尊皇室。攘夷狄。文武之最大者。前已言之矣。請敢陳其餘論。蓋所以貴於文

武者以其能不偏於一。而用之於仁義也。初公爲今川義元所育。後每過其墓。必下拜。又善遇其昏弱之子。至分邑給之。公之拓地。頗藉織田氏之援。及織田氏敗。豐臣氏日益強大。遂圖除織田之後。而公不敢忽舊誼。決然援其孤。構怨於彊敵而不顧也。武田勝賴之敗死。織田氏見其首。極口罵之。公則爲下胡床而禮之。且當織田氏之逞威也。公孤立於彈丸之地。不肯苟附。至彼之求和。始從之。方豐臣氏之強大也。公僅以五州之地。與之抗衡。及和議說起。人或勸公。以大小難敵。不如許之。公怒曰。顧義何如耳。奚論勝敗。及其連乞和求婚。然後徐從之。其忠厚義勇。大率如此。故將士浴其化者。亦皆勉忠義。勵名節。參河士風。蔚乎冠絕當世。涵蓄充溢。抑而不發者數十年。及關原一舉。天下思服。如水之歸壑。此蓋公之武也。而文亦寓焉。公之治參河。置奉行三員。其人或剛或柔。或剛柔不偏。蓋欲其寬猛並施。得其宜也。其鎮甲斐。信濃。務因武田氏之舊。唯除厚斂酷刑。弔

勝賴之墓。錄小宮山內膳之後。其撫關東地也。亦循北條氏之制。除其煩苛者。又索中山家範等之後。而祿之。及其爲政於天下。因豐臣氏之規模。而槩括其弊。天下人牧。拱手就約束。綱紀振肅。秩然成封建之治矣。在職二年。身老於駿河。以歸望於嗣君。禮適孫。以定人心。貽孫謀。垂遺訓。以開今日之盛。此蓋公之文也。而武亦寓焉。然則公之所以允武允文。固不外乎仁義。而文之與武。末始不相須濟美也。嗚呼。在上君子。苟欲脩其遺業。以保太平於無窮。則在勵文武哉。在務仁義哉。

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

臣彪謹案。初威公之生也。島津義久請養爲子。東照宮不許。及年甫三歲。封之於常陸下妻。則當時蓋既有以公鎮東陲之意。年七歲。改封水戶。水戶者常陸之巨鎮。東臨大海。西連東野。南接北總。北通陸奧。佐竹氏世據之。稱雄關左。及東照宮徙佐竹氏於出羽。淨鑑公子東照宮第五子。諱南龍。信吉。冒武田氏。

公相踵封於茲。至是威公代焉。時敬公既封於尾張。南龍公徙遠江。遂封於紀伊。而所謂三家之形成矣。抑敬公於東照宮爲第八子。南龍公及威公爲最少公子。而皆膺大藩。歷世相承。任亞相。黃門之官。名望之隆。天下諸侯無敢抗禮者。其故何哉。臣嘗聞之先臣曰。慶長庚子關原之役。我軍大捷。東照宮之大業。蓋成於此。而敬公實生於是歲。越二年壬寅。南龍公生焉。明年癸卯。東照宮始任大將軍。而我威公生焉。公以是歲八月十日。生於伏見城。母正木氏。左近大夫領忠女。與南龍公同出。時太田氏有寵於東照宮。而無子。乃命爲威公之慈母。太田氏者所謂英勝院也。先是台德公既立爲世子。其他公子非一。然戰國亂離之際。或出冒他姓。或不幸殞命。至於關原奏功之後。東照宮齡方耳順。而三公子振振生於四年之間。又皆岐嶷夙成。有英傑之姿者。不可謂非天意。則其眷遇固非他公子之比。故遣命台德公。以善視三公子。及疾篤。又召三家傅相。面勗以輔導。乃其所以維城鼎立。輔翼幕府。永爲 皇家藩屏者。蓋非偶然云。

夙慕日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

臣彪謹案。景行帝時。熊襲屢叛。帝命皇子小碓尊討之。皇子年僅十六。奮其智勇。直殲渠魁。厥後又奉 詔征蝦夷。其發也拜伊勢 神宮。奉神劍而出。遂能驅除妖氛。平定邊陲。蓋當時蝦夷種類。雜處內地。叛服不常。大爲民害。至是遠近懾服。東北之地。始霑 皇化。帝嘗目皇子以神人。而彊暴冥頑若川上臯帥。恐怖畏縮。臨戮上日本武尊之號。千載之下。凜凜猶有生氣焉。我威公夙受東陲之重寄。其地皆皇子餘烈所存。而皇子之祠。適在水戶之南郊。稱吉田神社。延喜式所謂名神大者。古木蒼鬱。屹與府城相峙。則慨然感懷。興欽慕之情者。信有以也。公嘗受神道於萩原兼從。尤重神祇。寬永中大猷公罹疾。公憂之。禱於建御雷神。既而大猷公瘳。公乃脩鹿島祠。以賽焉。又嘗親拜其祠。威儀甚謹。公勇武根於天性。傍長於技藝。嘗從大猷公。獵於板橋。射殪野豬數頭。大猷公恆稱曰。水戶殿今能州矣。能州

者蓋謂平教經也。其養士。恩威並施。嘗就國。有岩本越中者。放銃獲鷲於城上之樹。公召詰之。對曰。臣善病。聞食鷲可癒。當時唯鷲是視。然臣之與鷲孰重。公笑曰。汝與法孰重。越中屈服。公竟舍而不問。明曆中。江戶大火。延及我邸。近臣向坂彌九郎。侵烟爛。持公所愛書而出。有司請賞。公曰。寡人亦深嘉之。然賞之則恐他日傷士於火也。不果賞。烏原賊之伏誅也。鍋島氏犯律先登。法當國除。幕府議其罪。公曰。嚴法懲後。戰國之事也。今天下又安。不復容有叛亂。而重罰輕賞。諸侯何賴焉。偉勳若彼。而國除。某不肯奉命。大猷公深納焉。議遂寢。戰國以來。殉死盛行。諸侯或以其多相誇。公遣命禁之。亡幾。幕府大布其禁於天下。公實為之倡也。公嘗慮邊寇。設喉於沿海各處。以報緩急。當時東海針路未通。外夷之患。常在西陲。後百數十年。北虜擾蝦夷。至於文政年間。夷舶出沒東海者。無歲無之。各處喉臺。始為其用。嗚呼。公之所慮遠矣。東照宮遣命台德公。以公比腰刀。蓋取

於其愛護可以防身。於是。台德公特加親信。及大猷公時。亦屢延公與謀議。人莫知其故也。義公恆語諸侍臣云。

義公繼述。

臣彪謹案。義公實為威公第三子。年六歲立為世子。公以寬永戊辰六月十日。生於三木之次宅。母靖定夫人谷氏。左馬介重則女。小字千代松。綿衣龜食。二婢一奴。奉養極儉。之次宅。在水戶城南柵町。今所謂中御殿之地是也。擗公胞衣處。見存。公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幼既勇於敢為。公嘗從威公。觀斬囚於櫻馬場。至夜。威場在邸西南。樹木蒙密。闇夜難辨。路公直赴之。摸索獲首。而不勝其重。髮曳來。無復雜色。威公賜刀賞之。時年七歲。公善泗。威公試之於淺草川。公絕流而濟。時年十二。威公壯之。又賜宗近所造小刀。之。深為威公所鍾愛。及威公薨。襲封。初威公學神道。然蓋止卜部家所傳。又好文學。排佛氏。常使侍臣讀經史而聽之。亦未暇施之於事業也。義公繼述。嘗修造吉田靜二祠。吉田者祀日本武尊。靜者祀手力雄命。列在延喜祀典。而往往為浮屠所瀆。公悉徙僧徒。清其地。命祀官脩其廢典。其他正祠在封內者。亦命修造。每一村。必奉一祠。以一民

心。先是，威公建東照宮原廟於城外常磐山，使江戶寬永寺子院遙主之，名曰別當。至於公，停之，命國中僧權攝其事。蓋有待也。及公薨，別當復舊，識者憾焉。公又慮太平日久，士或廢武備，乃每祭原廟，使騎士及卒伍戎衣扈從神輿，以爲永制。又深慨世俗委喪祭於浮屠，威公之薨，新相兆域於瑞龍山，葬儀一用儒法。建廟於城中，堂室之設，祭享之典，專遵古禮。公於廟祭雖用儒法而祭服祭器飯食之類皆遵皇朝之典坐跪拜趨之節悉從當世之俗其他若元旦獻佩刀副以鞍馬之料亦依宗室之舊章固非世之拘儒舍此從彼又賜土人墓地於近郊，毀淫祠者三千八十八，廢佛寺者九百九十七。髮破戒之僧爲編氓者三百四十四人。新立供佛施僧之法，一國靡然。風俗大化。公勇於義，篤於行，居恆崇敬幕府。每大風地震，必馳書於日光，遣人於增上、寬永二寺，問曰：「神廟無恙乎？及其疾篤，幕府差使於水戶訪之。公力疾入城待焉，不敢煩台使於菟裘也。其御衆仁恕，雖卑賤疎遠者，推以腹心。人皆感泣，願爲之用。嚴斥奢靡，痛務儉素，不須臾怠警戒。

雖老且病，每出不步則馬，或忍飢，或涉險，櫛風沐雨，以身率先士大夫。蓋公天資英毅，加之以威公之教養，而公又以至孝繼述其志業者，大略如此。

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

臣彪謹案，義公有二兄，伯諱賴重，諡英侯，是爲高松侯之祖。仲曰龜丸，早夭。公超伯兄，爲世子。當時尙幼，及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慨然發感，遂欲傳後於英侯之子。又知載籍之不可以已，乃有脩史之志。寬文辛丑，威公薨，嚴有公使公紹封。前一日，公會英侯及諸弟於威公神位前，謂英侯曰：「某以弟踰兄，負心久矣。隱忍至今者，以先君在也。明日台使之來，意使某紹封也。願得松千代爲某嗣，不然則明日之事，不敢奉命。侯固辭，諸弟慮事將不測，力勸侯。然後可。松千代者，靖伯之小字也。遂立爲世子。公又請侯之次子而養之。及靖伯蚤卒，立爲世子。人服公之志確而慮遠矣。公又請

幕府。割封內懇田。頒弟賴元。賴隆。各二萬石。是爲守山長沼二侯之祖。其餘諸弟皆給食邑。諸弟曰賴雄。曰賴泰。曰賴以。曰房時。皆給采地三。千石。至天和中。賴雄別封於穴戶。今穴戶侯之祖。癸卯歲。公就國。定大夫士二十七人職掌。威公薨。至是三年。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道。不惟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否得失。既能熟知。舉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諳鍊於事。後輩欲輕變革之。其爲害甚矣。公既銳意於脩史。乃開彰考館。廣聘才俊。初藤原肅之徒。以儒爲業。見聘於幕府。然皆剔髮髡首。受法印官。習以成風。公深非之。使儒臣皆蓄髮。自是不復置儒員。其脩史及侍講。皆以武士兼之。以爲永制。幕府嘗欲布新令。詢於三藩之君。公讀至於云。儒者醫師許乘輿。乃曰。儒非營挾冊讀書之稱。凡學聖人之道者。謂之儒。某亦儒也。今與方技之流竝稱。恐貽笑於後世。幕府乃改爲醫。陰二道。儒者復古。公之力爲多。公官不過參議。年六十三致仕。翌日拜中納言。作位山歌。言其志。久羅韋也。麻能煩流毛。玳流志。於乃美。波布毛登乃左斗會。須微與加理氣留。又

留一詩戒嗣君。有曰。嗚呼汝欽哉。治國必依仁。禍始於閨門。慎勿亂五倫。歸國召諸臣。親諭曰。吾以弟紹封。久抱忸怩。今讓之於少將。吾志願畢矣。卿等能以所以事我者。事少將。吾復何患。君舟臣水。水能浮舟。水能覆舟。曷哉。又諭國中子弟曰。汝輩年少。意當思奮勇而殞首。然臨危授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尙能之。非死之難。處死爲難。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夙夜孜孜。明倫理。勵實行。此所望於汝輩。不然則思亂樂禍者也。可不戒哉。遂營菟裘於久慈郡太田鄉之西山。相傳。公相地至北郡。見一區山水極佳者。問名於里人。對曰。稱逃山。公擊登曰。遁逃武家所尤忌。風景雖美。吾不欲居之。又遇林泉幽遠。可愛者。問名曰西山。公喜曰。唯有其名。可以居焉。況兼有山水之勝乎。遂居之。衡門茅屋。僅蔽風日。放懷詩酒。澹然自樂。稱曰西山隱士。又曰梅里先生。蓋皆取於泰伯。伯夷之風云。

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

臣彪謹案。義公既以孝弟事父兄。友愛諸弟。整肅閨門。其所以明倫理者

至矣。其於正名之義。又深致意焉。蓋公生於建業之後。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羈業益隆。天下之事。莫復足患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異日叛亂之徒。不復藉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深慮。而脩史之業。所以篤自任也。公平生好學。其著作纂述。不可勝數。而大日本史之作。尤爲不朽大典。其體裁筆削。必親與史臣。反覆商榷。歸諸至當。一生用心。半在此書。於是。皇統之正閏。人臣之忠奸。昭然明白。不復容疑矣。公嘗與尾紀二公。在幕府。適有撰一史請刊行者。公緜閱。至於以吳太伯爲神州始祖。大駭曰。此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史所無。昔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倡斯說。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削之。二公左袒其議。遂停刊行。公又欽建武正平間忠義之士。聞其支流餘裔有沉淪諸州者。往往招致。優其禮遇。又嘗爲楠子。建碑於攝之湊川。買田附之。永資香火。居常

存心於忠敬。至老不懈。故事。天使至於三藩之邸。則遣使謝之。公謂不敬莫大焉。乃親往旅館。拜其辱。親王大臣臨邸。亦必如之。每歲元旦設席於地。宿齋戒。夙朝服而下。西向遙拜。天闕其儀尤謹。至今皆爲恆例。初大日本史粗就緒。公憚朝廷不敢命名。史稿視之。肅公以下。世繼其志。校訂不怠。文公恐其久或傳訛。欲上諸梓。更命史臣刊誤補闕。至於武公。因關白藤公請之。朝議允焉。大日本史之名。始出於世。乃命工鏤刻。先裝其成者。上表獻之。光格帝嘉歎不已。命藤公傳勅褒之。其後二十餘年。今上追錄公之功。詔贈從二位權大納言。實天保三年壬辰五月。而距公薨百三十有三年矣。

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

臣彪謹案。寬永丙寅。威公從台德。大猷二公。朝於京師。始任權中納言。敍

三位。後又從大猷公入朝。厥後朝覲之禮不行。每有事。不過使人西上。輸奉。上之誠。而至於位階官銜。則世視祖先之例。無有沉滯。乃若家老。以陪臣之賤。亦敢辱爵命。朝廷之待武家。可謂優渥矣。初威公之封於下妻。食邑不過十萬石。及移封水戶。食二十五萬石。東照宮嘗課諸侯。脩名古屋城。又欲脩水戶城。召我國老蘆澤信重。謂曰。吾將以明年臨水戶。親視其役。會其蕞不果。台德公奉遣訓。優待本藩。加三萬石。所謂松岡及小川等是也。大猷公又欲脩水戶城。既課伊豆國。穿山取石。事亦不果。江戶隅田川東岸。有石場者。數所。即當時置伊豆石之地。別封公子賴重於常陸下館。又改封於讚岐。義公嘗頒地於諸弟。及常憲公別賜邑於陸奧。其舊邑復歸於本藩。通筭懇田。號三十五萬石。然而與尾紀二國。廣狹懸絕。其鹵簿禮數。則鼎立頡頏。以故每有災害事故。幕府大出財幣。以助之者。無世無之。幕府之所以遇慈親。亦可謂至厚矣。今夫國中士大夫。沐浴太平之澤。儼然稱親藩麾下。而飽食暖衣。佚樂

是耽。其常言曰。苟不爲惡。則可以保祿秩。甚則曰。租入甚減。何農夫之無狀也。廩米秕惡。何有司之鄙吝也。嗚呼。其租入孰賜之。廩米孰給之。若其不爲惡者。樵夫牧豎。蠶戶。麤丁之所當然。樵牧蠶。不收租入。食廩米。而終身矻矻。從事於山海林野。巨室世家。則食而怠其事。僅以其不爲惡。比於蠶。麤樵牧之民。不亦可憫乎。抑亦盍思所以報其本。本者何。曰。父母也。君也。祖宗也。然則爲臣子者。誠宜正其身。行其道。以事君父。以報祖宗。爲邦君者。亦宜撫育其士民。輔翼幕府。以報列聖之鴻恩。詩曰。勿念爾祖。聿脩其德。所謂推弘斯道。發揚先德者。其亦在斯歟。

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

臣彪謹案。慶元鞶囊。文運日開。列國諸侯。設學於城邑。教育子弟者。不遺枚舉。我水藩前有威義二公。建其基。後有文武二公。脩其緒。而學校之設。獨無聞者。亦有以也。昔者朱之瑜。來自明國也。義公聘之爲師。嘗使臣僚

就之習釋奠等儀節。又命梓人受其口授。摸闕里之制。凡自殿堂廊廡。以至門牆器物。皆約而刻其樣。享和中。文恭公大脩昌平坂齋舍。而大成殿之制。專依我藩所藏木樣云。當時公有大起國學之志。而不果。蓋其意謂。道者人之所當學。而世或視爲儒者私業。我之廢儒員。欲使人人爲儒也。國學之設。欲大其規制。合之於政。則非朝夕所辨。若不然。則人遂以一精舍目之。無益於教。而有害於治。不如使家誦戶讀之爲愈也。此其所以有志而不果也。學問之道。尋常有司之所忌。財用之出。亦齷齪胥吏之所不欲。乃諉曰。以義公之尙文。猶不設學。後嗣何敢違之。況今各國既著先鞭。而我倣之。不亦晚乎。此後世之所以不設學也。然則義公之不設學。恐道之或廢也。後世之不設學。恐道之或興也。抑義公銳意於脩史。故當時文學之士。率萃於史館。然執政諸有司。亦皆讀書講道。其事蹟往往有足稱述者。及近世。巨室世家。或目不識一丁字。其任史職者。非甞人遊倅無由仕進者。則迂濶不才。不得推擇爲吏

者。侍講伴讀。僅供故事。文學之衰已甚矣。文武二公。勵精圖治。於是。有名之士。淳然輩出。史館之盛。殆有復古之勢。然斯道業已爲史臣餘業。是以胥吏俗士。遂視史館爲學校。目史臣以儒者。義公之志荒矣。其講武技者。皆華法兒戲。不適實用。流派日分。教師滋衆。區區比較短長於門戶之中。其弊亦已甚矣。我公始就國。察文武之衰弊。乃慨然有興學之志。然衆議紛紜。意見各異。公亦不敢輕發。深思熟慮者。凡六七年。施設之方。既具於胸中。及再就國。遂起其功。乃徙史館於學。又令國中。武技流派相近者。合而一之。凡自皇朝典故。經史子集。絃歌雅樂。以至鍊兵教卒之法。弓馬劍槍之技。必皆統於學。其大要以合文武一治教爲務。而歸諸忠孝之大義。蓋義公之修史。公之興學。易地則同矣。

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

臣彪謹案。鴻荒之時。邪神充滿中國。而大國主神尤强大。天祖嘗遣天穗日。天若日子招撫之。而皆貳於大國主神。不復反命。及建御雷神奉詔平下土。大國主神不敢抗命。獻國遠逃。而所在邪神悉皆驅除。中國始定。蓋當時群神有功德者。不可一二數。而至於威稜勇武。芟夷大難。則其烈未有過建御雷神者。此所謂亮天功於草昧也。天下神祇。列在祀典者。不啻千百。而東州神祠。未有出鹿島之上者。古者民之來自他邦。必先拜鹿島神而後入焉。古者云云。見於常陸風土記。案萬葉集常陸防人歌。有祈鹿島。夫民之來自他邦。尚且拜斯神而後入。則本州之人出境。千載之久。神威如在。必亦拜斯神而後發也。明矣。然古書無明文。姑附以備考。此所謂留威靈於茲土也。抑館之爲設。合文武一治教。以推弘斯道。而以斯神爲之主。則斯道固淵源於鹿島乎。曰奚其然。道者天地之大經。而神皇所遵。神皇之道。本於天祖。若夫建御雷神。則贊成其鴻業而已。然則何唯祀建御雷神。而不祭天祖也。曰惡是何言也。天祖上合體

於太陽。下留靈於寶鏡。天皇之所祖。而朝廷所奉。豈人臣所宜私祭哉。我公之意蓋謂。神聖之道。淵源於天祖。然考諸本朝之典。則伊勢神廟。非人臣所得拜。參諸西土之禮。則天子始祖。非諸侯所宜祭。然則當時祀佐命之神。以寓報本之義。不亦善乎。今夫中國之地。邪神避跡。妖鬼匿形。百姓萬民。永浴皇化者。實建御雷神之賜。而推其本。則皆無非天祖之靈者。故曰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所繇來也。昔者西土學校之設。其制非一。或祭其先聖。或及其先師。又或有祭有德者於瞽宗之禮。則學校之有祀也。尙矣。功烈若建御雷神。凡海內之人。所宜欽仰。況我常之民。密邇其祀者乎。又況於欲推弘斯道者乎。館之祀建御雷神。豈得已哉。

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

臣彪謹案。聖人之教。其節目不可勝數。而其大要。在明人倫。昔者舜令契爲司徒。以敷其五教。教之見於經籍者。此爲始。虞夏商周。沿革不一。政有變通。而至其大要。則未始不同也。及周之衰。政綱不振。彝倫日斁。弑逆篡奪。無國無之。孔子實以契之苗裔。生於東魯。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發憤忘食。見周公於夢寐。其志蓋欲一變魯道。夾輔周室。以明大義於天下。而終身遑遑。席不暇暖。遂刪遺經。託文章。以垂訓於萬世。當時親炙其教者。或謂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或謂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百世之下。萬口一談。無敢閒然焉。故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楊雄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語。所謂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者。不其然乎。孔子雖聖。而位不過大夫。分屬陪臣。而不惟西土君臣尊之。朝廷崇之。天下仰之。又從而廟祀焉。是欽其德也。邇之脩身齊家。遠之治國平天下。自明倫正名之教。以至於尊王攘夷之訓。苟可以推弘道義。

者。莫不服膺而遵奉焉。是資其教也。神州之建基。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德澤浹洽。武備充足。而制度典章。或有所闕。及資儒教以培之。名數節目。燦然大備。所謂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者。正謂此也。司馬遷又稱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今也距遷之世。殆二千年。而孔子之裔。歷世相承。不絕其祀。蓋宇宙間一姓綿綿。互千萬世而自若者。上之有天日嗣。內之有明神之後。外之獨有孔氏之裔。不亦偉乎。而近世唱古學者。或謂佛氏說因果。儒者談天命。佛氏之害。儒者能排之。儒者之妄。世未辨之。乃極口罵儒。同仁義於法律。比舜禹於莽操。曰人欲亦天理。曰天命者飾篡奪之具。嗚呼使神州之道。與西土之教。相反如冰炭之異類。則可也。苟使其相通如華實之一氣。則其排儒教。乃所以自小斯道。而況忠孝仁義之實。天地以來。生民所固有乎。蓋古學者流。徒認俗儒曲學之說。以爲聖賢之道。則其意亦有可恕者。而罵俗儒曲學。併廢周孔之教。是懲噎。

而廢食也。豈不謬哉。我公有憂於此。既祀上古佐命之神。以明斯道之所繇來。又營聖人之廟。以欽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可謂至矣。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臣彪謹案。國中者郊內之地。所謂城下是也。士者巨室世家。適庶少壯皆包焉。民者庶人在官者。吏胥卒徒亦皆括焉。夫四民之在世。各任其業。服其勤。未有佚居而素餐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蓋其身愈卑者。其勞力愈勤。其位愈尊者。其勞心愈切。是以政通人和。國家可治矣。今也太平日久。民俗澆漓。農夫或趨末業。工商或射奸利。然米粟布帛。凡百器財。天下之人用之而不盡。則三民者猶未盡懈其業也。若夫文教闕。武備廢。下情不通。德澤不降。邦家之勢。日赴危殆者。孰任其責。豈非治人者。廢其職之所致哉。而士大夫恬不經意。帶吏職者。不過簿書期會。任武事者。不過更番宿直。至於子弟遊惰。則絕無一事。其消

遣之具。非釣弋奕棋。則麴蘖紛黛。群居終日。好行小慧。習與性成。泯然相率爲小人。其泯然者。卽皆他日之士大夫也。欲望其勞心治人。抑亦難矣。大化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然則欲使民各勤其業。則必當先責其士大夫。欲責士大夫。則必當先教其子弟。又論其本。則必始於薰陶人君。輔導世子。歷觀西土歷代之制。夏殷之禮。孔子旣歎文獻不足徵。則非後世所得而詳。秦漢以降。郡縣之政。亦不可用於封建之治。獨周家之制。頗合於今日。而又幸有遺經可徵。則資西土之道者。舍之何述焉。周之設教。其制甚備。司徒之屬。教民以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而師保之職。掌門閭之學。咫尺君所。告媿諫惡。又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虞書曰。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卽國子。由是觀之。教之急國子。非獨周家然也。我公之設館。倣倣其意。乃就正應之奧。營一室。扁曰至善。以爲讀書燕息之所。設教授提舉之府於其傍。凡國之

貴遊子弟周旋於其間。又就黌舍。別設一寮。凡巨室之適子。及左右近臣之少壯者。寄宿焉。使之誦艱苦。講道藝。以陶冶才德。又設居學及講習之寮。闔國子弟。各以序就業。不敢怠惰。嗚呼。後嗣君。繼公之志。克明俊德。以止於至善之地。其任政者。能酌周家之法。不忽胥子之教。而其學者。則無小無大。立志講學。德行道藝。或賢或能。變其泯然者。以爲文質彬彬之君子。則庶乎不曠勞心治人之職矣。

奉 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

臣彪謹案。斯道湮晦既久。而儒教支離。又非一日。則所以奉之資之者。不可不審思而明辨焉。夫 神州之道。浮屠奪之。俗儒壞之。神道者流小之。古學者流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何以言之。敬神重祭。斯道之尤大者。而浮屠設本地垂跡之說。舉天下神祇。隸諸胡鬼之末流。所在神宮。創立伽藍。神佛竝祀。祠官僧徒。比隣雜處。甚則陽神陰佛。唯僧主之。乃至 朝廷典

禮。往往用浮屠之法。遂舉喪祭大事。一切委諸髡首。是浮屠奪之也。上世未有文字。斯道或傳於言語歌詞。或存於風俗政教。或寓於氏族官職名物。制度之中。及其筆諸書。慎存其舊。猶恐失其真。而操觚之士。徒眩西土之文。慊古風之質。一意摹倣。舍此從彼。雖以書紀體例之嚴。而較諸稗田阿禮所誦。則就華失實者。未必無之。書紀猶且然。其他復何說。是俗儒壞之也。及至後世。浮華日長。異端益熾。凡其曰教。曰法。非儒則佛。古道所寓。不過禱祝祓除之事。於是好事者剽竊儒佛。附會五行。別標立門戶。名曰神道。夫神者人之所本。而其道所謂生民不可須臾離者。豈巫覡所得而私哉。而方技之流。往往託其名。以爲餽口之具。是神道者流小之也。近世唱古學者。錯綜古言。網羅舊事。考證之力。可謂勤矣。而至於其論道。則舉天下吉凶禍福。付諸直毘禍津日二神。以清淨自然。爲人道之極致。其言頗辯。要之皆老莊之糟粕。其徒亦自嫌其說類老莊。乃曰。老莊所謂自

然者。猶未免溺於聖人之道。吾所謂自然者。皆本於神意。特不知其弊。必至於任智。逞私智。剛復自喜而已。是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也。儒教之所。以支離。亦頗與之相類。夫西土之道。折衷於孔子。而儒者說經。或引緯書。證之。或援黃老解之。雜戰國縱橫之說者有之。混浮屠頓悟之理者有之。要之。漢儒長於訓詁。短於道理。宋儒精於性命。疎於事業。各立門戶。黨同伐異。其註脚語錄。及互相排擊者。紛紛擾擾。指不勝屈。遂使學者茫乎不知所適從。後之欲讀書講學者。噫亦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孔子不云乎。多見闕疑。又不云乎。古之學者爲己。讀古典者。誠宜本諸天神地祇。參諸古言舊事。徵諸流風遺俗。驗諸世道人心。揭其昭然無疑者而奉之。講經籍者。亦宜泝洄洙泗。參以後人之說。捨短取長。汰糟粕。掬精英。舉醇乎醇者而資之。以之脩己。以之治人。達則與民由之。窮則獨樂其道。不亦可乎。抑古人有言。曰。非言之難。行之難也。行之既難。則言亦何容易。敢述

所志。以俟後之君子。

忠孝無二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於所以盡吾誠則一也。昔者孔子之教會參也。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一孝而忠寓其中焉。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也。曰。孝德以知逆惡。舉一德而衆行判焉。由是觀之。忠孝之無二也。亦明矣。聖人既沒。大道不明。以衛輒之無父。而傳春秋者。或以義許之。以伍員之無君。而編史記者。以烈丈夫稱之。後儒又或以爲。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廢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乃述仲尼之意。作忠經焉。夫以子拒父。構兵爭國。或屠父母之邦。鞭舊君之屍。其無道殘忍已甚。而不營免不孝不忠之名。列諸賢君烈士之科。何以使後世有所勸懲焉。至於忠經之作。則不曉忠孝之一本。叨摸聖經。

添蛇足耳。此皆所謂經師良史。而其謬妄猶或如是。其弊遂有忠孝不兩全之說。果然則周家之典。孔子之教。不足信也。不可以不辯焉。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徇國。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善乎歐陽脩論臣子之處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可謂得矣。

文武不岐。

臣彪謹案。神聖以武建國。而文亦固寓其中焉。猶夫西土三代之於忠。

質。文。夏殷非無文。周豈廢忠質。而夏曰忠。殷曰質。周曰文。皆言其所尚耳。天祖天孫之垂統。神武崇神諸帝之經綸天業。其尚武亡論已。然而其敬神愛民。爲政圖治之迹。豈可不謂之文乎。聖子神孫。世承其緒。內安萬民。外撫四夷。諸王諸臣。亦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國運之盛。赫赫如日之升也。中葉以降。將相異職。文武背馳。公卿軟弱。手不知兵。源平互起。皇室陵夷。天下大權。遂移於武人焉。夫文武之於國家。猶天地之有陰陽。陰陽並行。而年穀豐饒。文武並舉。而天下乂安。其不然者。則反之。是故武人之爲政。其資文教者。或能致小康。專任威刑者。亡不旋踵。至於東照宮。揆文奪武。以開今日之基。則在上君子。固宜紹述其業。而凡天下之士。不可不黽勉從事於此也。蓋文武之道。各有小大。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是其大者也。讀書挾冊。擊劍奮矛。是其小者也。然書冊所以講道義。劍矛所以練心膽。心膽實。而後可以臨難制變。道義明。而後可以脩己治人。且文

之弊也。弱武之弊也。愚武可以矯弱。文可以醫愚。然則學者語其大而忽其小。固不可也。務其小而忘其大。亦不可也。分而爲二。又廢其一。尤不可也。周代六藝之科。射御居其中。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冉求奮矛入齊軍。仲由以行三軍自許。則古之教人。所以使其文武兼資。成德達材。可知也。及至後世。大道湮晦。學校之設。亦屬文具。凡周旋疊舍者。率皆白面書生。古所謂勇敢彊有力者。不甘屈首於其間。至李唐尊呂尙。匹似孔子。別建武學。與文學相對。其用心於文武則似矣。殊不知文武益岐。不可復收合。而聖人之意大荒矣。備前國主池田氏。蓋有見於此。用其臣熊澤伯繼之議。新設學校。合文武而爲一。我公每深嗟賞其通達國體。及建斯館。亦做其美意。所以有文武不岐之戒。學者其可不服膺乎。

學問事業。不殊其效。

臣彪謹案。學所以學道。問所以問道。而事業所以行其道。譬諸工匠。必先學規矩。然後從事於經營。抑天下工匠何限。其良者。能建宮殿。造樓閣。雖其極拙者。未嘗有不堪一廬舍之役者焉。古今學者亦多矣。其事業卓然不朽者。何其寥寥也。夫天下之欲造宮殿樓閣者。必皆委任良工。雖一廬舍之微。亦必俟匠人而爲之。故工匠常得試其規矩。至爲國家。則不必用學道之人。或用之。亦不必任之。故學者常不得行其道。其勢然也。用與不用在人。學與不學在己。請嘗論其在己者。學問事業之難一。其故多端。而有大弊四焉。曰忽躬行。曰廢實學。曰泥於經。曰流於權。夫學所以明人倫。聖賢之教。必本諸身。而學者或不脩禮義。甚則失德汙行。曾庸人之不若。其取侮於世。固不足怪。且庸人之爲惡。世皆非之。學者之爲不善。必有諉而做之者。其害風教。豈淺少哉。是忽躬行之弊也。其文人則曰。五行竝下。萬言立就。使其居官治事。或委瑣自用。大失人望。或沈溺風流。不恤民隱。其武人則曰。通七書。明八陣。使其治兵練卒。號令不明。隊伍不整。非華法

則兒戲。於是小人胥吏每得舞文弄法。以握權柄。而英偉倜儻之人。亦或冷笑於草野巖穴之間。天下之事亦危矣。是廢實學之弊也。其拘古者。墨守舊典。不知變通。講禮習儀。非木偶則俳優。以爲合經。其阿世者。枉己從人。闕然迎合。無所不至。以爲通權。是泥於經。流於權之弊也。天下之學道。免於此四弊者。或寡。是猶工匠而廢其規矩。道之不行。非其不幸也。然則何以矯其弊。曰。亦折衷於孔子而已。夫賢賢易色。能事君父。信於朋友。雖曰未學。孔門之徒。必謂之學矣。然則向之忽躬行者。雖曰既學。決非孔門之學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謂。雖多亦奚以爲。然則所謂廢實學者。亦非孔子之所與矣。麻冕禮也。而從純之儉。通權也。至於君臣大節。必從下拜之禮。守經也。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魯人獵較。亦獵較。不拘古也。至若泰山之旅。顛輿之事。與陳恆之亂。其所以責家宰。告君相者。侃侃正議。無有顧慮。不阿世也。然則所謂泥於經。流於權

者。亦皆非孔子之徒矣。苟能矯四弊。誦法孔氏。則奚患乎學問事業之不出於一。夫然後斯道之規矩。將無施而不可。若其用與不用。人也。亦天也。學者不尤不怨可也。

敬神崇儒。無有偏黨。

臣彪謹案。敬神。上文所謂奉神州之道者。崇儒。所謂資西土之教者。世之奉神道者。談說鴻荒。張皇幽眇。或有索隱行怪之弊。是偏於神也。其學儒教者。大異邦。小神州。動有顛倒本末之失。是黨於儒也。皆學者所宜戒。蓋其無有偏黨者。乃敬神崇儒之至。若夫不尊神皇。不信聖賢。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孟軻所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以之爲無偏黨。則慢神侮儒之最大者。是亦不可不戒也。抑既曰敬神。又曰崇儒。然則神之與儒。固無有尊卑。敬唐虞三代之君。必如事我神祇。而後爲無偏黨乎。曰是徒泥於其文。而不本於其意也。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彼指我

爲外。我亦斥彼爲下。西土之教。尤嚴內外之分。我資而用之。亦不可不正上下之別。單就西土之教而論之。猶且然。況尊國體。慎名分者。固皇朝所尤重耶。且夫所惡於浮屠者。非以其法一傳。遂尊西竺。奉其胡鬼乎。若崇儒教。遂仰其國。又推及歷代人物。以與我神聖並奉。則是又生一浮屠也。豈可乎哉。我公恆有言。曰。讀西土之書者。宜以其所以尊堯舜。尊我神皇。以其所以事上帝。事我天祖。及建斯館。孔廟之制。議論紛紜。或謂宜設塑像。或謂宜配十哲及諸儒。公斷然唯祀先聖。而不及配享之議。又不用後世所奉之尊號。嘗齋戒盛服。親書牌子曰。孔子神位。慎之至也。所謂無有偏黨者。意其在斯歟。

集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

臣彪謹案。天下大物也。必能任天下之賢者。用天下之能者。智者竭其思。勇者效其力。上下一體。彼此無間。而後可保鴻基於無窮矣。書曰。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諸葛亮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夫以虞舜之聖。不敢自用。必藉良弼之力。以諸葛之才。不敢獨斷。必資多士之議。而庸材之人。既不能任賢能。又自用其區區之智力。欲以圖治安之業。抑亦難矣。非唯天下之事爲然。雖一國之治。亦非一材一能所能辦也。然則凡其爲士者。各守其職。勤其業。以事其長上。其爲大夫者。忘家奉公。獎順其美。匡救其惡。而人君集其衆思。宣群力。以治其國。君臣上下。以誠相與。則孟軻所謂沛然孰能禦之者。夫然後所以報國家無窮之恩者。始可謂無遺憾已。然臣竊謂集衆思。宣群力。固人君之要務。而亦有大可慮者二焉。曰雷同之弊。曰朋黨之禍。小人之事君。小廉曲謹。若無過失。姑息摸稜。殆類中庸。枉己從人。似無意必。固我者。人君發言。大夫贊之。大夫建議。群僚成之。不營贊之成之。務迎合其意。脅肩諂笑。無所不至。其君臣之間。殆似一體無間者。於是人君大喜。以爲吾能集衆思。宣群力。及一旦變起不意。君命焉。大夫

不奉也。大夫令焉。群僚不從也。甚則開門揖賊。倒戈拒後。向之贊成迎合者。悉變爲仇讎。豈不悲哉。是謂雷同之弊。君子之事君。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展布四體。無有依違。其狀頗似不敬者。平居無事。各陳意見。不敢面從。其跡似不甚和者。及其臨大義大節。如飢渴之於飲食。不期而同揆。刀鋸鼎鑊。不能奪其志。此小人奸吏之所尤忌。欲乘其有過而擠之。其人未盡有過。欲讒而去之。其人不可盡讒。於是目以朋黨。朋黨之說一行。而闔國蕩然。無復君子矣。是謂朋黨之禍。故舜之命夔曰。朕臯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諸葛亮之戒後主曰。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由是觀之。讒說殄行。則雖有良弼。不得宣力於舜之時。而亮之所謂廣忠益者。亦不在集小人之衆思也。在上之人。豈可不深鑒哉。

豈徒

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

臣彪謹案。臣下之於君上。一體也。子孫之於祖先。一氣也。臣子既脩其德

行道藝。以事君父。人君集其衆思群力。以報祖宗。則君臣上下。所以推弘斯道者。孰大焉。祖宗之志。於是弗墜。神皇之靈。豈有不感格之理哉。然要其本。唯在慎我躬行。事我君父。固不在犯分踰等。驚於高遠也。曩者我公始就國也。親述一書。喻國中子弟。名曰告志篇。其言皆士大夫躬行之要。其於忠孝大節。蓋尤致思焉。其略有言曰。天下萬姓煦育之恩。本於天祖。二百餘年太平之化。原於東照宮。而士大夫各保其祿位者。皆先君先祖之餘澤。思其本。酬其恩者。爲臣子立志第一義。恭惟天皇實承天祖之嗣。大將軍則續東照宮之統。寡人雖無似。亦忝威公之胤。士大夫皆襲祖先之後。然則無貴賤。無小大。各孝於其父母。忠於其長上。而報本酬恩之義。竝舉矣。若慢其君父。欲直盡忠於朝廷與霸府。則犯分踰等之甚者。適足以取僭亂之罪而已。及公再就國。乃建斯館。以教養子弟。又撰斯記。以揭其大綱。其所以闡明道義。維持名教。實可以爲天下後世之

訓。豈特使一國士民知方而已哉。學者能讀斯記。知斯道之淵源。參以告志之篇。從事於躬行實踐之業。則庶幾乎不負公之盛意矣。

建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某也。

臣彪謹案。治之與教。其致維一。亦猶忠孝文武之不可偏廢也。逸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易之爲書。繼乾坤。以屯蒙。屯利建侯。君道起焉。蒙以養正。師道立焉。周官冢宰。掌邦治。而司徒。掌邦教。其他聖經賢傳之旨。未嘗不重治教焉。夫民之爲道。佚居無教。則近禽獸。故聖人之於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其服教也。三物賓興之賞從之。其不服教也。閭土苦役之法。不孝不弟之刑。又從之。蓋其被刑辟者。必不可教之民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所謂刑措不用者。果非溢美也。後世之於民。不謹其教。不申其義。及陷於罪。從而刑之。所謂罔民者皆是。而亦何怪乎其免而無恥矣。其曰國學。曰鄉校。亦唯委諸先生祭酒。時君宰執。未必臨之。政府

自政府。鬻舍自鬻舍。治教不一。學問政事。岐而爲二。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我公有見於此。既建至善堂。以爲燕息之所。又擢一時宿學。補小姓頭。兼教授提舉。以爲貴遊子弟。及左右近臣之師。而猶恐政教之或岐。乃設執政及參政者之府於其傍。凡學校之職。自教授。助教。訓導。以至一藝一技之師。各得陳意見於有司。若其正歲。歲終。比校文武。公親臨之。群有司及諸隊之長。亦悉從焉。審其勤惰。察其能否。而黜陟之。先是。唯宗廟之祭。爲國之大事。至是。學校之政。又爲一大典。初公之補小姓頭。有司或議曰。故事。小姓頭。執謁於幕府。名望頗重。往往爲巨室。初途。非書生所可輒任。請唯授其資格。勿補其職。公曰。任其實。以率巨室子弟。猶恐教之不行。若徒授其名。是旣分治教也。不可。又有議就執政中。選一人。以統學政者。公曰。豈有執政而不關文武者乎。又不可。此公建學之大端也。抑臣竊有所感焉。案大寶之令。古者大學之寮。其規模法制。蓋備矣。及其衰。則人視爲

坎壞之府。凍餒之鄉。是三善清行之所以慨歎。且夫方今學校之設。無邦無之。其始也。亦孰不欲一其治教以陶冶人材。而其終也。委靡衰弊。非文具則鞠爲茂草。然則使斯館永無坎壞凍餒之累。不負弘道之名者。實後嗣君及諸執事之所可深任。而亦唯在治教何如耳。嗚呼可不戒哉。

弘道館記述義終

昭和九年九月十九日印刷
昭和九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弘道館記述義
實費金四拾五錢

編輯者 長野市旭町千九拾八番地
信濃教育會

印刷者 長野市若科百七拾番地
大日方利雄

印刷所 長野市南區町六百五拾七番地
信濃毎日新聞株式會社

終

